

开窍的日子

舒乙散文和绘画作品自选集

Shuyi He Shuyi

舒乙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开窍的日子

舒乙散文和绘画作品自选集

Shuyi De Shu

舒乙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杨文霞
封面设计：肖 辉
版式设计：汪 莹
责任校对：王 惠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开窍的日子：舒乙散文和绘画作品自选集 / 舒乙 著 .

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4.4

ISBN 978-7-01-012986-0

I. ①开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①I209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 310745 号

开窍的日子

KAIQIAO DE RIZI

——舒乙散文和绘画作品自选集

舒 乙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14.25 插页：16

字数：197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2986-0 定价：46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开窍

kaiqiao de rizi

的日子

目 录

- 开窍的日子 /3
- 冰火八年间 /8
- 第二故乡的梦 /32
- 妈妈的礼物 /39
- 我走熟的街 /42
- 熏 陶 /44
- 我的文学创作和绘画 /47
- 记一次有情有义有趣的画展开幕式 /52
- 吃春饼 /57
- 芥末墩儿 /60
- 家制年菜五则 /63
- 榆钱儿糕和藤萝饼 /65
- 叶拉布嘎小城 /67

散 文

- 没看见一个醉鬼 /74
- 美术建国 /77
- 磕头碰脑的人文标志 /81
- 不同的城市取向 /85
- 柏林八谈 /90
- 秋笔九个不同处 /99
- 雕刻的巴黎 /109
- 巴黎之道 /115
- 穿堂水 /117
- 做客原始长屋 /120
- 生活在母语中的他乡人 /123
- 漂亮朋友 /128
- 让鸟儿飞进每座城市 /131
- 在海峡的那边 /133
- 青海六最 /143
- 泉水环城 /151
- 又一个关于水的故事 /154
- 淮阳不可忘 /158
- 实打实的活标本 /163



一个人的城市	/169
探访新疆边陲乾隆御碑记	/173
苏州是北京的老师	/176
让城市记忆留下来流下去	/179
协商结好果	/183
再说四合院	/185
文化名人故居拆不得	/189
假如我是“春晚”策划	/191
对博物馆的新悟	/193
春节考察归来	/205
“节后联想”之一	/213
“节后联想”之二	/216
“节后联想”之三	/219

绘 画

祈 福	/225
飞的天	/226
两个思索者	/227

- 高迪的巴塞罗纳 /228
- 亲爱的太阳 /229
- 赤裸的远古 /230
- 千年古树亦青春 /231
- 小城梦幻 /232
- 绝地重生 /233
- 快乐的墙 /234
- 草原魂 /235
- 天神和少女 /236
- 漫步涅瓦河畔 /237
- 响堂山的梦 /238
- 形式消失了，根还在 /239
- 江南最美是新竹 /240
- 那就是巴黎 /241
- 泰晤士河 /242
- 葡萄仙子 /243
- 还须种竹高拂云 /244
- 春的使者 /245
- 巴黎啊，巴黎！ /246



云杉湖水冷	/247
柏 香	/248
岁 月	/249
卢森堡公园	/250
错位和颠倒	/251
巴黎的星星	/252
祁连雪山	/253
初夏来临赛纳河	/254
站立了两千年的汉长城	/255
鸣沙山	/256

散 文

文 端

开窍的日子

开窍，对小孩来说，是个大事。

北京人，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，全然糊里糊涂，叫作“没开窍”。

小男孩往往有“没开窍”阶段，很明显；小女孩往往没有，或者不明显。

突然间，到了一定岁数，不知何故，小孩开了窍，前后简直判若两人，一下子变聪明多了。大人们对他的变化有明显的感觉，于是，用一句话来概括：这孩子开窍了。

这是个极有意思的生理发育问题。

我小时候，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，很典型。

我上过幼儿园，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，当时，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。妈妈后来说：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，终日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，呆若木鸡，最后，毕业时，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，是坐“红椅子的”，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。

上小学也是如此，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，不被日本人注意，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。我改名“胡小逸”。有一天，老师发考卷，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。念到我这儿，一声“胡小兔”，全班顿时哄堂大笑，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。我竟然在写“逸”时，忘了写走之旁，自称“小兔”。

抗战后期，我到了重庆北碚，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，由8岁到14岁，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，直至小学毕业。

这座小学当时叫北碚区实验二小，离我家很近。我家的东面有一座小丘，爬上小丘，向北看，能把学校尽收眼底。走路则须绕过大半个小丘才能到，也顶多用5分钟。学校的西侧也是山坡，山坡上正是国立编译馆所在地。我们可以由学校直接进入国立编译馆后门，走入第二栋排房，便能找到妈妈和她的同事。再往上走就是公路，叫蔡锷路。沿公路向北走，可以通到北碚市中心区和嘉陵江畔。

在北平的时候，我在西城区阜成门福绥境小学读书。三年级刚开学没几天，由日本军官强制持教的日语课刚教了两节，妈妈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突然不辞而别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北平，开始逃亡，目标是重庆，那是1943年的9月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，才到了重庆北碚，和父亲团聚。父亲刚割完盲肠，身体没有恢复过来，直不起腰来，便委托同住的二位姓萧的朋友，一位叫萧伯青，一位叫萧亦五，到小学去替我们联系入学的事。我插班读三年级，妹妹读一年级。

我入校之后，依然愚钝，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。父亲昵称我为“傻小子”，以为一切正常，不必担忧。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，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，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。妈妈则不然，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，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，一遍一遍地“播跛摸佛”，我却一会“播跛佛”，或者一会“佛跛摸”，而且全然不知这4个音为何物，妈妈一脸苦笑，频频摇头，以为此子不可救药。

这样，熬到了四年级，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，进入了前几名，还当了班长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好像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似的。

那个时候，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，实行学生自治，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。一来二去，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，是选上的。



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，他买了一只鸭子，叫我送给级任老师，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，说“奉上肥鸭一只”，还签了自己的名。他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的气氛不错，又自然，又活泼，傻小子竟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，好玩好玩。

我们学生会自己制定一些规矩，上课不准迟到，每天轮流打扫教室，定期实行大扫除，等等。对违规者要实行惩罚。

有一次，我自己违了规，倒了霉。北培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自然博物馆，尤以生物学科的标本丰富多彩而著称。里面有一位科学家，叫施白南，是鱼类科学家。他是北师大毕业生，是妈妈的老同学。他当时因是单身，常来我家走动，很爱孩子。有一天，他盛情邀请我们几个孩子去他家做客，说要做好吃的给我们吃，还要给我们看他的各种标本。这一吃，一看，就费了工夫。中午返校时便迟到了。按我们自己定下的规矩，迟到要罚跪。没办法，下了课，跪在黑板前示众，时间不长，三五分钟而已，丢了大脸，这叫自食其果吧，害得差不多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跑来“参观”。

轻松愉快，各种爱好完全顺其自然得以发展，让孩子有如鱼得水的感觉，这便是我的小学生活环境。

顺其自然，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内容。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“拔苗助长”，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。其实，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，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，这几乎是天生的。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，不逆着它，让它自然发展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，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，成绩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？不是觉得好玩吗？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，也不要求考100分，更不要求门门都得100分。相反，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，便马上跑来帮助我，辅导我，鼓励我。

比如说画画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突然对齐白石有了兴趣。原因是妈妈

由北平带了两张齐老人的画到重庆北碚。一张画的是小雏鸡，顶上面是一只鸡笼，一群小鸡，足有十几二十只，由笼中飞奔而下，非常活泼。它是父亲在济南的时候托许地山先生求来的，当然是付款的，是一张齐白石的精品。父亲极喜爱，挂在屋中，常常一个人对着它默默地欣赏，一看就是很长时间。来了客人，他会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这张画的好处。还有一张是由两小幅斗方裱在一起的，一方蟹，一方虾，也是齐白石的拿手之作。妈妈在北平的时候做过家教，辅导过齐家第一代孩子语文课，这是得来的答谢礼，自然也属精品。这么两张佳作在屋里一挂，满壁生辉。立刻在重庆引来一串谣传，说老舍夫人由北平带来一箱子齐白石画作，说老舍发了大财。父亲很幽默地发表一篇短文，题目叫《假若我有一箱齐白石》，把那些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挖苦了一顿。中共南方局也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帮着父亲辟谣。这场闹剧很快就平息了。但是，在旁听父亲对朋友们讲解中，不知不觉我爱上了画小鸡画虾蟹，完全是模仿，居然还有点像。父亲大为得意。来了客人，他会大叫“傻小子，把你的小鸡拿来看看！”他本来十分反对来了客人让小孩子当众背唐诗的那些庸俗做法，认为是一种摩登父母拿小孩当玩具、培养“出窝老”的恶习。可是，傻小子自己画小鸡，在他看来，这是孩子自己的兴趣，是天性的流露，非常可贵，值得鼓励。

有一次，重庆开了一次大的纪念集会，为老舍先生庆贺45岁生日和纪念他从事文学创作20周年。他由重庆抱回一个大的纪念册，上面全是他的作家朋友和画家朋友为他作的题词和绘画。他一时兴起突然当众让我也在上面画一页小鸡，让一个8岁的小孩和那些大作家大画家并列，这是我和母亲以及全体在座的客人都始料不及的，都大感惊讶和奇怪。

我坐在东边小山坡上写生，样子大概很认真。父亲立刻走过来看。看了一会，他居然也坐下来，拿过我的画笔，说“我教你”。他手臂伸直，左手指着握铅笔的右手说：“看，前面的电线杆，反映在笔上是这



么长，你把这段长度画在纸上，再把臂伸长，看前面那栋房子的高度在笔上是多长，再画下来，这就叫比例；比例对了，画在纸上，就有了远近。”据我所知，父亲对美术是一笔都不会画的，可是他很懂美术，因为他上过师范，理论上很有一套，可以说得头头是道。我没有想到，我的第一个美术老师竟然是自己的不擅画只擅写的父亲。

同样的，父亲教过我集邮。他教过我打麻将，是数番的那种，很复杂，动脑筋做牌，只玩不赌。他常带我上四川那种老百姓的茶馆，一坐一下午。他还带我去看他的朋友。丰子恺先生来到北培，父亲带我去看他，是在一间山坡上特别黑的房间里。夏天父亲晚上乘凉时，给我们全家讲过美国小说，大概是白天他念英文，晚上用他自己的方式再给我们转述。那时，他对战争题材的小说特别有兴趣，写完了《火葬》，正在酝酿写《四世同堂》。父亲带我上过公共澡堂子，一口大池，热气腾腾，男人们在里面边泡边聊，非常热闹。那时，母亲怕父亲被跟踪遭绑架，命令我必须在父亲外出时跟在后面，寸步不离。如果看见父亲被不认识的人架走，要立刻跑回来报告。所以，我常常跟在父亲后面走路，看着他的皮鞋后跟，那双磨得歪了的后跟。我愿意跟着这双磨歪了的鞋后跟走到天涯海角，觉得非常安逸，非常充实，可以知道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。

就这样，我在父亲不是教育的教育下，渐渐开了窍。

在玩耍中成长。多么好的教育理念啊！

由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，这就是我的开窍的日子。

小学毕业了，我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。

冰火八年间

一、战火中的分离（1937年）

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，很快，7月底北平、天津便相继沦陷。此时，我们一家人正住在青岛市。父亲当时创作着两部长篇小说。母亲于8月1日生了妹妹，正躺在产床上。时局开始吃紧，青岛因为位置距日本最近，又临海，很不安全。不愿被日本人抓住，父亲于8月13日先期到达济南，接受了齐鲁大学的聘书，准备开学后在齐鲁教书。13日当天沪战爆发。他心情很坏。母亲问他，新生的小女儿叫什么名字，他随口答道：叫“舒乱”，母亲说，不成，不成，太过于现实，又哪像个女孩的名字。因为当时连天阴雨，干脆就叫“舒雨”吧。8月14日忽闻敌陆战队上岸，父亲急电友人：“请送眷属来济南”。母亲随即于8月15日带着孩子到了济南。天降大雨，母亲极累，直接入了医院。我和姐姐被托放在友人家暂住。我频频哭喊：“回家，回家”，甚惨。姐姐受了凉，发烧，也住了医院。父亲终日疲于奔命，分别去医院看妻女，复到友人家看小儿，再冒雨采购东西，焦急万分，遂放弃了已写得7万字的长篇《病夫》。两星期后，母亲出院。一家人先住在齐鲁大学校园内的“老东村”平房，不足一个月，迁到校园内西部常柏路二号小楼的东半侧。

整个9月份是令人忐忑不安的月份，月中山西大同失守，月底敌军



入鲁境，德州告危。时有敌机轰炸，过境逃难者和伤兵日益增多。学校停课，师生相继出逃。父亲参与当地抗日救亡工作，又忙了起来，顶着空袭警报，笔耕不辍。入 10 月，济南已几近空城。姐姐帮着妈妈拆纱布柔棉球，准备救护伤员之用。我整天嚷嚷着上街买木枪，好打飞机。父亲或写文章，或抱着一本陆游诗集低吟。被人遗弃的猫狗，成群地前来乞食，一派凄凉景象。

11 月中，敌军南侵，到了黄河边。15 日天际突发三个红闪，突听三声巨响，大地震动，树叶纷纷被震落。原来是我守军为阻止敌军南下，主动将黄河铁桥炸毁。父亲知道分别的时候到了。他无法把三个幼小的孩子一起带走，那样路上不是被挤散就是被炸死。他提了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小皮箱，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裳，揣了 50 块钱，摸了摸我和姐姐的头，对母亲说：“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，没有就马上回来！”我抱着父亲的腿一个劲儿地问：“爸爸上哪儿？”姐姐则追问：“什么时候回？”母亲很勇敢，代父亲回答：“明天就回。”催父亲速离。父亲提着箱子极快地出了家门。他自知，只要稍一迟疑，他就会放下箱子，不能迈步了。

走在路上，他盼着有车，因为不甘心坐以待毙；同时，他又愿意路已不通，好折回头去跟家人共患难。他把走和不走的决定权交给了火车。半路上遇见一位友人，陪他来到车站。车站居然还卖票，可是却人山人海。晚上 8 点钟，车进了站，连车顶上都挤满人，父亲有票，却上不了车。等到夜里 11 点，父亲要回家。友人说再等等，他去敲了敲末节车的窗。窗子打开后，他向窗内的茶役递过去两块钱，说：“一个人，一个小箱。”茶役点了点头。父亲被连拉带推地塞进了车窗，落在了一群士兵的中间。他在济南对友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明天早晨请告诉我家里一声，我已上了车。”他心里想，三个小孩也许已睡去，唯独妻子还在灯下念着他也许回去。其实，姐姐和我一直不肯睡，知道爸爸走了，一会儿一问妈妈：“爸爸上哪儿去了呢？”